

魏晋南北朝时期酒器设计的约制因素研究

刘盼盼, 魏洁

(江南大学, 无锡 214122)

摘要: **目的** 从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酒器设计的约制因素角度, 研究该时期酒器设计的独特性。**方法** 以典型案例的设计分析作为切入点, 从人的约制、社会的约制、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约制、环境及技术的约制, 4 个视角逐一分析其对该时期酒器艺术所造成的影响。**结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酒器设计是因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所产生的约制因素所影响造化的, 提出在遵循约制规则前提下, 现代酒器设计可借鉴以“折衷”方式传递“形、意、神”的设计方法, 将该时期的酒器设计思想转移至现代酒器设计中。

关键词: 魏晋南北朝; 酒器设计; 约制因素; 现代酒器设计

中图分类号: TB4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3563(2018)24-0288-08

DOI: 10.19554/j.cnki.1001-3563.2018.24.051

Restriction Factors of Drinking Vessel Design in the Period of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LIU Pan-pan, WEI Jie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uniqueness of drinking vessel design in the period of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triction factors of drinking vessel design in this period. Starting from the design analysis of typical cases, the effect of drinking vessel design on the drinking vessel art in this period was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ur restrictions, including people's restriction, social restriction, social production and lifestyle restriction, and environmental and technical restriction. The drinking vessel design in the period of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is created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restriction factors generated under particular historical background at that period, proposing that the modern drinking vessel design can transmit "figure, meaning, spirit" design method by "compromise" on the premise of abiding by restriction rule, so as to transfer the drinking vessel design concepts in this period to the modern drinking vessel design.

KEY WORDS: Wei, Jin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drinking vessel design; restriction factors; modern drinking vessel design

约, 约定俗成; 制, 因地制宜。“约制”可理解为: 人们会约定俗成地为了适应于某个时间或地点的情况, 制定适宜的办法。魏晋南北朝正处秦汉雄风已逝盛唐气象未至的艰苦时期, 夹杂在这两大盛世之间的黑暗政权加深了魏晋人追求思想自由、性情自由、行为自由的渴望程度, 也诱发了魏晋人或借酒浇愁、或

借酒忘欲、或借酒反省的行为活动, 由此, 这个时代的酒与酒器展现了其特有的时代魅力。

1 魏晋南北朝时期约制因素的产生条件

国土分裂、兵家纵横的魏晋南北朝是中华历史上分外引人注目的时代, 在特有的战争氛围下魏晋人士

收稿日期: 2018-09-15

作者简介: 刘盼盼 (1994—), 女, 湖南人, 江南大学硕士生, 主攻视觉传达设计。

通信作者: 魏洁 (1976—), 女, 江苏人, 博士, 江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设计遗产传承与创新、信息图形设计、品牌形象系统创新设计。

续表 1

莲 花 尊	两汉魏著	南北朝		
		早中期	晚期	末期至隋初
		一期莲花尊： 以莲花纹和忍冬纹为主导纹	二期莲花尊： 以莲花纹为主导纹	三期莲花尊： 花纹细密、纹样多样
	无			
		· 南朝青瓷莲花尊	· 北朝青瓷仰覆莲花尊(河北景县封氏北朝墓出土)	· 北朝莲花尊(淄川和庄北朝墓出土)
总结 造型由朴拙至秀丽,装饰由单一至繁缛有序,工艺与功能应用逐渐丰富增强,视觉审美艺术不断提升。				

3 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酒器设计的约制因素

魏晋南北朝时期饮酒者的饮酒行为是在一定的社会秩序的约制中进行的,这是因为人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秩序之中的,自然要受其规则、制度所约^[1]。下文将从人、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环境与技术这4个约制因素,来逐一阐释其与魏晋南北朝时期酒器造型艺术之间的关系。

3.1 人的要素约制

3.1.1 人的价值观约制

价值观是基于人的思维感官之上而作出的认知、理解、判断或抉择,对动机有导向的作用,同时反映人们的认知和需求状况。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受到战乱重创后的社会经济受到严重打击,但在对酒的浓烈渴求下人们并不过多地讲究酒器的华丽与否^[2],这也是考古发掘中很少有该时期名贵酒器出土的重要原因。从现有的酒器来看,以朴素的青瓷酒器为主。竹林七贤之一刘伶的酒赋名篇《酒德颂》说:“捧罍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曲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正是儒生清饮的真实写照。

与此同时,魏晋人士对个性发展的无拘无束和对个人人格之美的着意追求,顺应了该时期酒器造型艺术中的重神轻形原则,见图1(图1—4均摘自《晋唐瓷器》)。东晋时期的青釉双系鸡头壶,造型装饰简约却充满生机:壶身一面利用鸡嘴张开的形态巧妙地设计为引流,另一面有柄,连于口肩之间,壶身肥圆,将鸡的形态拟化的灵动有趣。再如南朝青釉雀杯见图2,杯身一侧塑雀头,另一侧塑雀尾,杯身似雀腹,用材朴素却栩栩如生。从这些实例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价值取向进入了转变的关键期,该时期的

人们认为“出水芙蓉”比之于“错彩镂金”是一种更高的美的境界^[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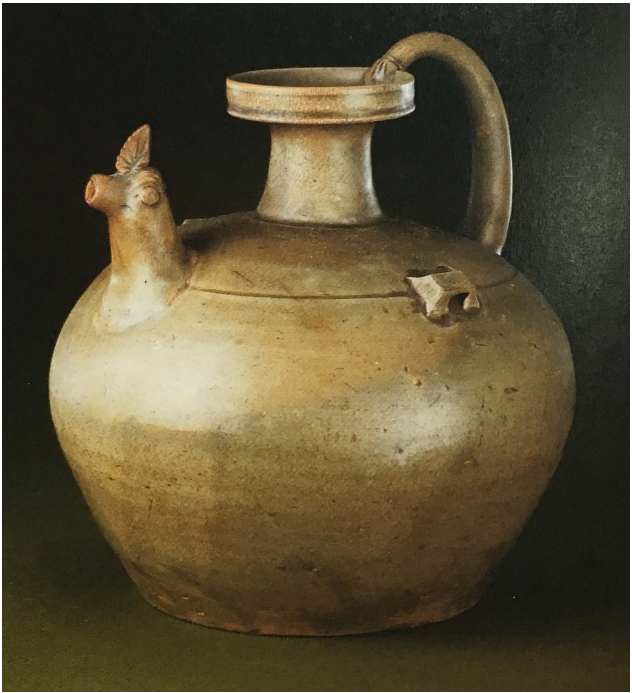


图1 东晋青釉鸡头壶
Fig.1 Chicken-spout pots with green glaze in the period of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3.1.2 人的消费心理约制

消费心理主要是指进行消费活动时所表现出的心理特征与心理活动的过程。东晋黑瓷釉的制造技术趋于成熟,当漆制品无法无限供给人们使用时,黑釉瓷器便满足了人们对漆器消费的心理满足。东晋黑釉鸡头壶见图3,可谓这一阶段的上乘之作,此酒壶

色黑如漆、釉面滋润，其凝重浑厚的色彩效果可与漆器相媲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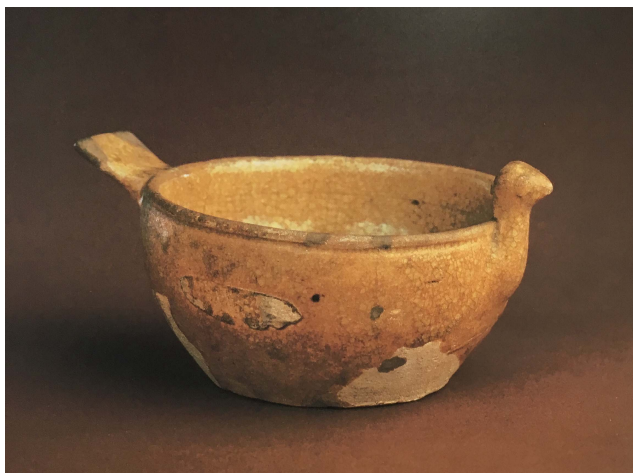


图 2 南朝青釉雀杯
Fig.2 Bird cup with green glaze in the period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图 3 东晋黑釉鸡头壶
Fig.3 Chicken-spout pots with black glaze in the period of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3.1.3 人的审美心理约制

审美心理主要是指人在审美实践中以审美态度感知对象，从而在审美体验中获得情感愉悦和精神快活的自由心情。“南青北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陶瓷酒器的瓷色分布特征，瓷色的发展趋势会受到社会风尚、宗教信仰等审美观念的影响。商周以后人们崇玉，就在于玉色青幽、温润优雅，青瓷的出现正是人们对玉的这种颜色观念在艺术中的延伸。西晋青釉双系卣见图 4，通体施青釉，釉色温润朴实，扁形直口，无颈溜肩，器形端庄。



图 4 西晋青釉卣
Fig.4 Drinking vessel with green glaze in the period of the Western Jin Dynasty

而自北魏，社会开始流行弥勒信仰，其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是服素衣、持白伞白幡，由此导致尊尚白色的特征出现，就这个意义上来说，白瓷制品出现在北方也是很自然了。北齐白瓷莲瓣罐见图 5（图片摘自《中华艺术通史·三国两晋南北朝卷》），通体呈乳白色，如凝脂柔和，器身有莲花纹装饰，整体造型圆润饱满。



图 5 北齐白瓷莲瓣罐
Fig.5 Lotus kettle with white glaze in the period of the Northern Qi Dynasty

3.1.4 人的行为习惯约制

人在使用物品的过程中会不断改造人与物的使用关系，合理的人与物的关系应该达到高效、舒适、安全的目标。笔者绘制的鸡头壶器形的演变见图 6，西晋时期鸡头壶的鸡头不通壶身不能引流，大多作为

随葬礼器无实用意义；到了东晋，壶颈随壶身增高，鸡头高冠引颈，喙由尖状而改为圆筒形，与壶身相通，具有出酒的功能，鸡尾也转变为曲柄，上端与壶口相接，末端承接器肩，便于进行握持和倾注的动作；南北朝时期鸡头壶器身更为瘦长，作为壶流的鸡头修长挺直，壶柄高翘拳曲，酒器的实用与审美两大功能不断完善^[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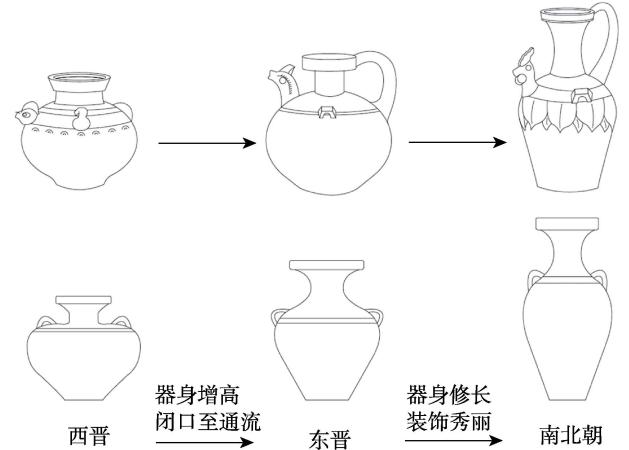


图 6 鸡头壶器形的演变
Fig.6 The evolution of the chicken-spout pots shape

另一方面，东晋青瓷鸟柱形杯见图 7（图片摘自《中国美术史》），唐代海棠式杯见图 8（图 8—10 均摘自《觞咏抒怀（故宫博物院藏古代酒具）》），宋代白釉花口高足杯见图 9，魏晋南北朝延续了秦汉以床榻为起居中心的方式，生活中人们坐下后视线较低，为增加酒杯摆放的稳定性，该时期的酒杯较唐宋时酒杯更为矮胖，反映着当时人们的生活行为规律对酒器器形的约制意义。



图 7 东晋青瓷鸟柱形杯
Fig.7 Bird columnar cup with green glaze in the period of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3.2 社会的要素制约

3.2.1 社会风尚的制约

魏晋的酒在道家眼里是不成体统的，但换种角度却可理解为魏晋逍遥的饮酒之风是名士之风流，鹰扬



图 8 唐代海棠式杯
Fig.8 Crabapple cup in the period of Tang Dynasty



图 9 宋代白釉花口高足杯
Fig.9 Floral goblet with white glaze in the period of Song Dynasty

的是魏晋名士的才与情^[5]。战乱诱发着生命意识觉醒，这种潜意识里对生命观的重新架构，导致了整个时代意识的重构。建安九年，曹操攻下邳城，大肆网罗文士，他们大多是经过生死劫后余生之人，曹操就留有“酹酒临江，横槊赋诗”的豪情以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洒脱，邳城文士也在“终宴不知疲”中增进群臣之情，提高文学修养。他们把喝酒看成是一种时尚，将自己的理想情感寄托于酒，通过饮酒他们希望使自己进入物我相融的境界^[6]。

社会风尚的选择可以窥探到该时期人们饮酒的动机：酒不仅是人与人互动关系中排忧解难、及时行乐的工具，也成为激发人智识、能力、言词、禀赋等方面的法宝。“曲水流觞”便是这一时期的酒令代表：游戏时，杯下置一块木板，放入水中徐徐前行，流至何人处，此人就要饮杯中酒且吟诗作赋。“羽觞”则是该酒令的产物，见图 10，外形椭圆、浅腹、平底，这样的器形是为了实现在水中木板上维持平衡的功能。



图 10 南朝青釉羽觞
Fig.10 Ear cup with green glaze in
the period of Southern Dynasty



图 11 鸟形杯
Fig.11 Bird-shaped cup

3.2.2 社会文化的约制

酒器造型艺术的形式与意义的取舍应基于一定的文化、制度立场。西晋墓葬出土的陶瓷酒器中,出土最多的为壶形酒器,用途从礼器逐渐转变为日用器皿,极大地反映出造型观念与文化的关系,体现了该时期经济形态和社会生活的激烈变化。上文所分析的鸡头壶,造型简朴,鸡头从不通到引流的变化,也证实着该时期的酒器造型已摆脱传统器物的厚重作风,展现了注重实用的新风貌,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轻视传统礼制、重视人生价值的文化观念。

3.3 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约制

生活方式是历史积淀、变革、转型的产物。陶瓷器物较一般造型艺术作品而言,表现形式更显独特。它能呈现出某种社会意识形态与实用关系的特征,反映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与社会生产生活的关系所导致的与艺术造型有关的规律。

魏晋士人善于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化俗为雅,将生存本身艺术化^[7]。他们放诞善饮,认为酒是催化诗人释放真性情的宝物,遂使饮酒成为一种“雅道”,而后问世的青瓷酒具自然成为一种“雅器”。1974年浙江上虞百官镇凤山砖室墓出土的“鸟形杯”,见图11(图片摘自百度),造型别具情趣,是该时期社会流行的典型酒器之一。这时还烧制了通称为“扁壶”的盛酒器,见图12(图片摘自《觞咏抒怀(故宫博物院藏古代酒具)》),腹部扁平,小口短颈,便于倾注,壶身两侧有耳,可系背绳,便于携酒出游的同时又能保存酒香。此外,还有如尊、勺、温酒用的温钟等不同用途的酒器配套,亦是魏晋时士族、文人享乐生活的映射。

3.4 自然环境与经济技术的约制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的形势,南北技术交流不畅,生产发展不均,有南北青瓷之分。



图 12 扁壶
Fig.12 Flat kettle

在南方,社会相对安定,青瓷烧制技术得到迅速普及和提高,开始代替陶器、甚至逐渐代替玉器、铜器和漆器成为上层社会的重要日用器皿,酒器器形以鸡首壶和耳杯为首。受战乱阻碍影响,北方青瓷技术晚于南方,酒器器型较大,以尊、瓶、罐之类居多,胎体厚重,胎色灰白,釉厚,流动性大,常在器物表面有玻璃质流珠现象。这样的差异表现与制瓷原料、窑炉结构以及烧窑所用的燃料等有直接约制联系。

另外,西晋炼丹术的发明,对酒器的青瓷胎、釉的配比及其中化学变化规律的认识也带来影响;烧炼丹丸时对火候的认识,也会促进酒器烧制中对火候的把握。

4 对现代酒器设计的反思

4.1 现代酒器设计的约制因素分析

现代文化的多元发展,促使着现代酒器设计往个性化、品牌化、情感趣味化等方向发展。制作材料的多样性、工艺技术的提升、消费者的高追求等,使得

现代酒器的结构形态已从单纯的保护储运功能发展成为具有艺术审美功能、广告助销功能、环保意识功能等具有多功能的造型设计,成为产品信息传达与文化推广的重要载体^[8]。

首先,从消费心理与审美心理分析,现代酒器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精美别致的酒器设计能直接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9]。酒作为人们走亲访友的首选礼品,制造商通过提升酒器的奢华高档感,凸显其“礼”义。泸州老窖酒器设计见图13(图13—15均摘自百度),以红为主色黄为辅色,因红、黄色在传统观念中象征权力与地位,吸引且满足了顾客的消费心理与需求。随着消费趋向的延伸,现代酒器的色彩运用逐渐丰富多样,贵宾洋河酒器设计见图14,大胆打破传统色调,将蓝色设为标准色,进一步实现各品牌间的差异与个性。其次,酒器的诞生和发展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息息相关^[10],但过分依赖机械化生产的高效性,却逐渐流失了器物的独特美感和手工文化特征,情感投入的流逝,与至性至情的酒文化背道而驰。酒鬼酒器设计见图15,模拟古代丰收的布袋造型,古朴的色调,美好寓意下独具匠心的外形,赢得了大众喜爱,但由于机械化生产,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手作瓷制器物本应具有的温度感。第三,当代消费者环保意识日益增强,他们追求着资源消耗与环境保护相平衡的消费新模式,因此,现代酒器的绿色可持续化生产、使用、回收应做更多思考。



图13 泸州老窖酒器设计
Fig.13 Drinking vessel design of "Luzhou Lao Jiao"

4.2 以“折衷”方式传递“形、意、神”的设计方法借鉴

因器具设计的根本目的是供人使用以提供便利,魏晋南北朝酒器设计有着审美功能必须符合实用功能且易于操作、资生捷便的设计理念;同时,酒器中所体现的温度与智慧,凸显着大巧若“拙”、以形写



图14 贵宾洋河酒器设计
Fig.14 Drinking vessel design of "Guibin Yang He"



图15 酒鬼酒器设计
Fig.15 Drinking vessel design of "Drunkard"

神的审美观。这样的酒器艺术思想转移到现代酒器设计中,不能简单理解为图像符号的拼贴和挪用,而需要在文化传承和审美表达的关系中形成对于传统的现代应用,以此满足现代酒器设计的制约条件。折衷是一种有效的转化方式,折衷的核心是调和各方面的意见使之适中,溶解矛盾从而达到和谐统一的目的。

笔者提出以下3点设计方法可借鉴运用至现代酒器设计中。第一,取传统图形之“形”,即对魏晋南北朝时期酒器艺术中的传统图形符号进行重构再造。该时期的酒器装饰多喜联珠纹、忍冬纹、莲花纹等传统纹样,可对其进行打散、重构后再结合现代图形符号进行创新设计。具有传统艺术风格的图形符号被寄寓着人们的情感表达,传统符号的情感功能一定程度上可满足现代消费者的情感诉求,也能使作品在繁杂琳琅的现代酒器设计中凸显光彩。第二,延传统造型之“意”,一方面通过新的造型发展传统寓意,另一方

面在传统寓意中变革、发展原有的造型。魏晋时期鸡首壶盛行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有鸡谐音于“吉”，寓意吉祥平安，战争背景下的人们寄寓了对美好生活的强烈渴求于酒器之上，这样寄情于物的情感趣味化手法可在现代酒器设计中加以发挥，以赋予产品造型上的独特性与共情性。第三，传传统造物之“神”，通过对魏晋酒器内在艺术精神的把握，将器具之神恰到好处地传递出来。该时期的酒器设计不过分讲究材料的名贵与否，却善拟动物之形，作品崇尚自然、风趣生动、重神轻形。这样的造物原则与主张亦可被运用到现代酒器设计中，在用材适度、绿色环保的前提下重视作品的“神”，使设计作品达到更高的艺术审美境界。

5 结语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艺术文化是我国传统艺术历史长河中十分璀璨的部分，酒器艺术经历着造型工艺由朴素至秀丽、装饰风格由简至繁的时代演变规律，这样的艺术表现与演变趋势是以当时“人”、“社会”、“环境”的约制因素为根源，因人与艺术相塑造，社会与艺术相约束，环境与艺术相制衡，体现了实用至上、资生捷便的设计理念以及大巧若“拙”、重神轻形的设计审美。笔者提出以“折衷”方式取“形”、延“意”、传“神”的设计方法，在现代酒器设计中吸收借鉴该时期的酒器设计思想，满足现代酒器设计的约制条件，使作品具有传统图形的情感表达、寄情于物的造型寓意和重神轻形的设计主张。

参考文献:

- [1] 海军. 视觉的诗学: 平面设计的符号学向度[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7.
HAI Jun. Visual Poetics: the Semiotic Dimension of Graphic Design[M]. Chongq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 [2] 黄亦锡. 酒、酒器与传统文化[D]. 厦门: 厦门大学, 2008.
2008.
HUANG Yi-xi. Drinking, Drinking Vessel and Traditional Culture[D]. Xiamen: Xiamen University, 2008.
- [3] 宗白华. 艺境[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ZONG Bai-hua. Artisticconception[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 [4] 任静. 北朝三种酒器特色探析[D]. 太原: 山西大学, 2013.
REN Jing.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ree Kinds of Drinking Vessels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D]. Taiyuan: Shanxi University, 2013.
- [5] 李修建. 名士风流——魏晋士人形象研究[D].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 2008.
LI Xiu-jian. The Elegance of Talents: Research on the Image of the Scholars of Wei and Jin Dynasties[D].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2008.
- [6] 李佳. 醉酒中的魏晋名士[J]. 文学教育, 2016(9): 122—123.
LI Jia. Drunken Celebrities in the Wei and Jin Celebrities[J]. Literature Education, 2016(9): 122—123.
- [7] 董晔. 《世说新语》美学研究[D]. 济南: 山东大学, 2007.
DONG Ye. A New Account of the "Tales of the World"[D]. Jinan: Shandong University, 2007.
- [8] 孙鲁宁. 中国现代白酒包装特性的研究[J]. 艺术教育, 2012(6):148—149.
SUN Lu-ning.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Modern Alcohol Drink Package[J]. Art Education, 2012(6):148—149.
- [9] 蒙睿华. 酒包装的设计研究[D]. 昆明: 昆明理工大学, 2006.
MENG Rui-hua. Study on the Alcohol Drink Package [D]. Kunming: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6.
- [10] 康琳, 李彬彬. 基于符号学理论的中国酒器设计研究[J]. 形象品牌, 2012, 36(3): 74—77.
KANG Lin, LI Bin-bin. Based on the Semiotics Theory of Chinese Drinking Vessel Design Study[J]. Image Brand, 2012, 36(3): 74—77.